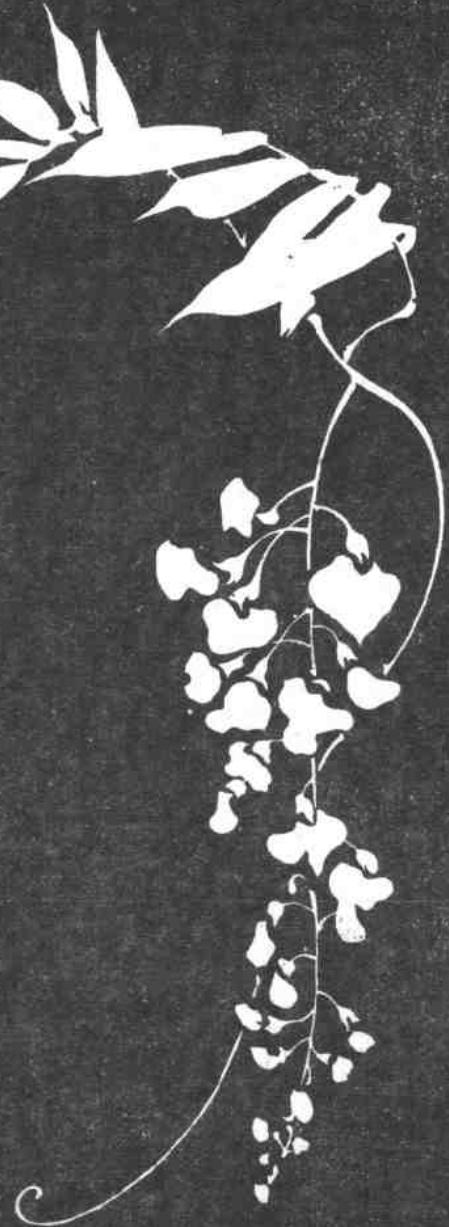


(周一月晦) 行發印補日五廿月十年十三紀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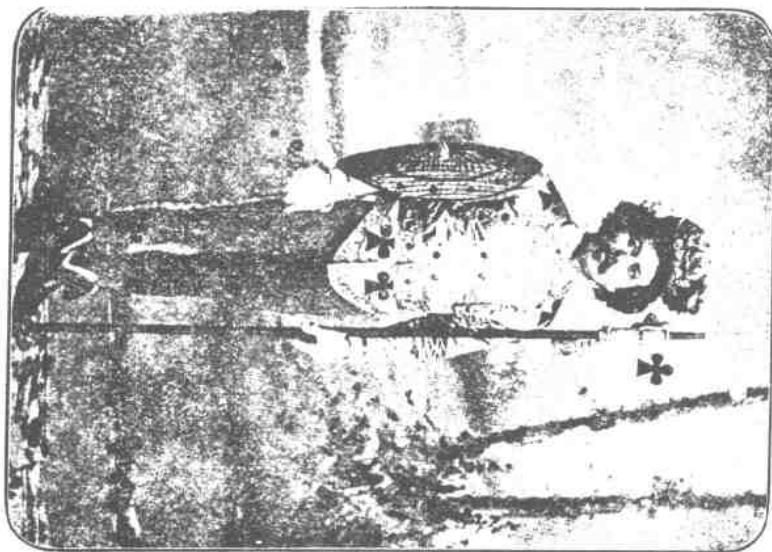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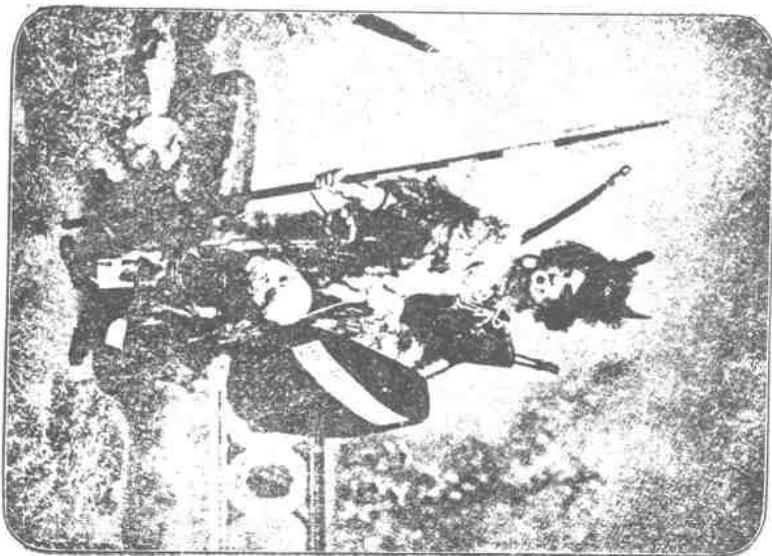
新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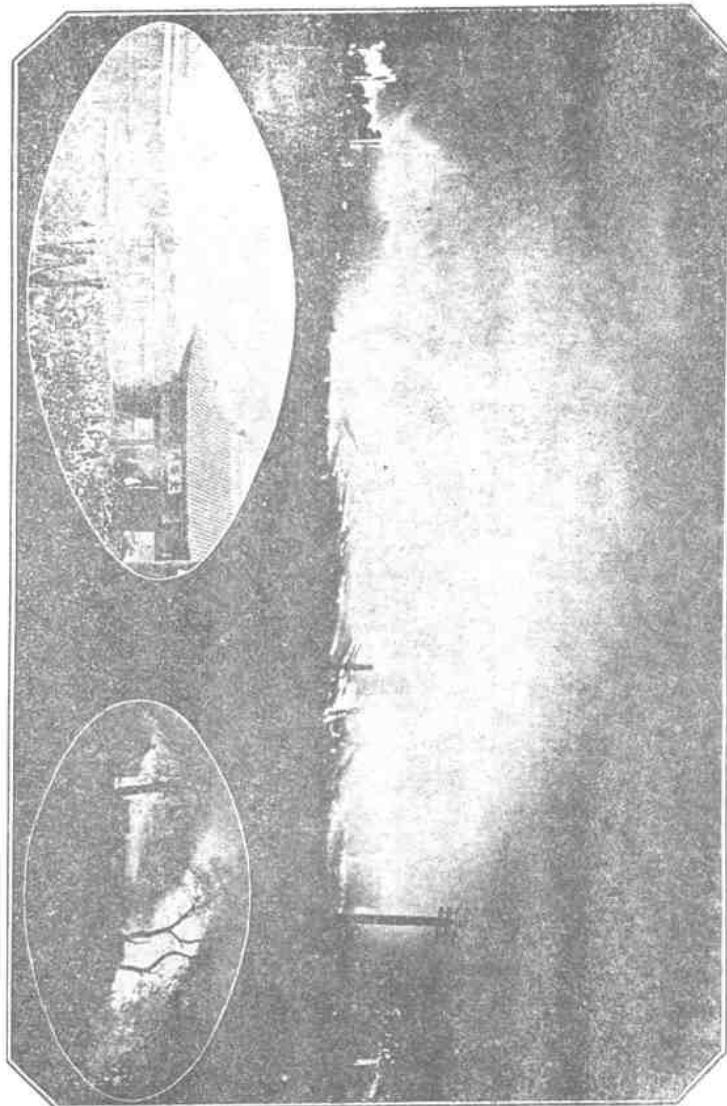
號貳拾第

KAC73.104

俗風代古國俄



韓國 皇宮 被火 圖



# 新小說第拾貳號目錄

光緒三十年十月廿五日補印發行

## ◎圖畫

俄國古代風俗

韓國皇宮被火圖

## ◎歷史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十回 謝君直初上仙霞山 胡子忠夜闖河北路

●第十二回 盜袖璽狄琪試本領 驗死屍縣令暗驚心

##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十回 老伯母強作過旋話 惡洋奴欺凌同族人

●第十一回 紗窗外潛身窺賊跡 房門前警眼睹奇形 ●第十二回 查私貨關員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風

## ◎科學小說

六三

## 海底旅行(續第)

紅溪生述

第十八回 縱談紅海偶露端倪 滂蕩白波又遭災

厄

## ◎寫情小說

東莞方慶周譯述

## 電術奇談

第十回 賣淫婦房裏一番謠浪 落難女夢中萬里  
奔波 ●第十一回 強勸酒採蓮恣放蕩 試彈琴鳳  
美寄新思 ●第十二回 酒樓中淫婦狂且恣譖謠  
華筵上奸徒惡女設陰謀

## ◎法律小說

宜春苑

無敵羨齋譯

## ◎探偵小說

上海知新堂主人譯

毒蛇圈

第八回 遭毒手瑞福失明 送歸人總巡道夥 ●第  
九回 捉罪人遍搜漏屋 賦育父驚碎芳魂

◎社會小說.....

一四五

售報價目表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一回亂烘烘寇盜作先聲

慢悠悠閒文標引首

第二回廣源店股東拆股

馬鞍街星士談星

醫黃鐘傳奇

新黃樓主人

第四齣醉夢

荆記小說

一六五

反聊齋

破迷

失魄○狐魅○白神

◎附

小說叢話錄.....

告白價目表

一頁七元一半頁四元一行四角

編輯兼發行者

趙毓郎林

岸太

趙毓

郎林

趙毓

歷史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十一回 謝君直初上仙霞山 胡子忠夜鬧河北路

却說岳忠、宗仁、胡仇、金奎四人正在那裡觀看地勢。彼此閒談。忽報山下捉住一人。裝束得不蒙不漢。請令定奪。金奎便同三人仍舊上馬。回去發落。走到大堂之上。只見仇胡堂的匾額已經卸下。另用青松翠柏。繫成攏夷會三字。掛在上面。金奎愕然問起緣由。方知是岳忠交代手下人做的。不覺大喜。四人分賓主坐定。衆兵丁擁上一個人來。大眾舉目看時。只見那人鬚眉似雪。面目枯槁。穿着一身麻衣。足登麻履。頭戴草帽。將一把雪白頭髮。披在肩頭。手執一枝藜杖。昂然上前。金奎遠遠看見。便道。這不僧不道的。一定是個妖人。不然就是個瘋子。岳忠道。當此擾亂之時。或者是個高人。佯狂玩世。也未可定。正未可輕視。說猶未了。只見宗仁起身下座。搶步前去。對着那老人。倒身下拜。金奎等倒覺得愕然。原來此人不是別人。正是謝枋得。當下宗仁指與衆人。一一相見。金奎

先舉手謝過道。不知老先生鶴駕遠來。有失迎迓。下人無知。又多失禮。尙望恕罪。岳忠道。老先生節義凜然。久已欽佩。今日不吝塵駕。必有所見教。枋得道。國破君亡。不能補救。萬一又且喪師失地。正在不勝慚愧。不期外間反加以節義之名。真是慚愧欲死。因在福建一帶。聞得金將軍義不降元。獨在此處佔據一方。故特冒昧到此拜謁。願聞將軍雅教。金奎道。在下鹵莽無知。只知道食人之祿者。忠人之事。一向佐着呂文煥那廝。把守襄陽。當日雖然樊城已失。襄陽勢孤。然若肯死守。未必不可以待援兵。叵耐呂文煥並不集衆商議。竟就私墮降旗。那時我本待殺却那廝。據城自守。無奈降旗一堅。人心已散。殺他一人。亦屬無益。所以等他迎韃子入城時。痛殺他一陣。逃到此地。我意。拋以爲守。得宋家一寸土。還有個安身之地。公蘿屢次勸我。力圖恢復。我想這是一件極難極重的事。只好做到那裡的了。岳忠道。在下雖有此志。只是才疏學淺。年紀又輕。經練更少。今得疊山先生惠然肯來。正好商量此事。枋得這那裡話來。豈

不聞英雄出少年。列位年力富強。正好替國家出力。老夫年來神氣昏瞀。在此苟延殘喘。天下大事。正在仰仗列位呢。老夫今日來此。有一件事奉告。亦有一件事奉託。不知可肯見聽。岳忠忙道。老先生不吝教誨。自當洗耳恭聽。枋得道。列位雄踞仙霞嶺。志圖恢復。自是可敬。老夫所奉告者。是請列位萬勿灰心。更不可輕棄此地。而且踞此一隅之地。要圖恢復萬里江山。也非三年五年可成之事。列位在此辦事順手。固是可喜可賀。萬一施展不來。可不要徒恃一己之能。金奎道。招致英雄。是我本來心願。這節自當領教。枋得道。不獨招致英雄。就可了事。最要的莫如教育後進。揀年輕有志之子弟。各盡所長。盡心教育。務必使之成材。如此。就是我一生之志。未遂。將來也可繼起。令人我辦不到的。也可望後人辦到。若只知盡我之力。做將過去。有志未遂。一朝咽了氣。便以爲我一生已經盡職。未免所見太淺了。所以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兩句話爲世人所最佩服。我却並不佩服。須知受人寄託。死後尚不能卸責。既知道死後。

尙不能卸責就當立一個死仍不已的主見若只知死而後已則只須看見事不就手拚了一死博個死後榮名試問於事有何益處至於要做到死仍不已的地步却除了教育後起沒有第二個方法此是老夫特來奉告的一件事岳忠不禁點頭道老先生高論真是高深邃遠從此當寫作座右銘竭力做去並當把此論傳之後世庶幾一代辦不成之事可望第二代推之還可望第三第四代胡仇忽接口道這麼說到了灰孫子的灰孫子一代總有辦到之一日呢說的大眾一笑枋得正色道這可也是正論不過講到教育後起並不是一定要教自己子孫只要是年輕有志的都要教起來不必多算一個人只要教十個將來那十個就可以教一百個人材目多那裡還有辦不到的事呢金奎道話雖如此只是同在下一樣的不過只有了幾斤蠻力別樣學問一點也沒有拿甚麼去教人呢枋得道這是將軍過謬了將軍有了武藝就教武藝等那有韜略的去教韜略我本來說的是各盡所長去教人呀並且還有一層像將軍

這抗拒元兵那一腔忠義之氣，就很快要拿出來救人。這個比教武藝、教韜略，更爲要緊。只要教得遍地都是忠義之士，你想我們中國還有那驕子立腳的地 方麼？金至大喜道：「我一向也不知甚麼叫做忠義，只覺得我自家滿肚子不平。看看我們好好的一座錦繡江山，怎麼叫那驕子來亂踏躡？想到這裡，我就恨不能生吃驕子的肉，誰知這點不平就叫做忠義？」老先生這等說來，那忠義之士是極容易做的。枋得道：「本來從古忠義之士多半是不平之氣養成的。施展在朋友上面就是俠士，施展在國家上面就是忠義。」岳忠道：「金將軍向來沒有表字，今得聞謝老先生高論，我可奉贈一個表字給金將軍，莫若就稱做『國俠』罷。」宗仁道：「好個國俠！」除了金將軍，也沒人敢當。岳忠道：「閒話少提，請教謝老先生說。託我們的是一件甚麼事？」枋得道：「老夫所生三子，長子名義勇，不幸早年亡故，次子熙之，三子定之。此時尙流落江西。老夫一月以前已經着人帶信去，叫他投奔金將軍麾下。早晚聽受驅策，料想不日可到。還求金將軍收

納。金奎喜道：這好極了。有甚麼託不託？求不求？只叫我仙霞嶺又多兩位英雄。岳忠道：兩位公子，如果惠然肯來，在下等得以朝夕侍教。枋得搶着說道：將軍不必說此謙話。搃是氣味相投，志同道合，方纔來投奔。將來彼此有個切磋。這是老夫敢說的。說罷又回頭問宗仁：何以亦在此處？宗仁將奉詔到燕京的話，說了一遍。金奎便叫置酒。代枋得接風。枋得道：這可不必。老夫也不能多耽閣。就此要告辭了。岳忠道：老先生既然到此，何不就在此處安住幾時？枋得道：我住在此處，徒佔一席，於事無濟。倒不如仍然到外面去明查暗訪。遇了忠義之士，英雄之流，也可以介紹他到此地來，豈非一舉兩得？岳忠道：老先生既不肯屈留，又有這番盛意，自不敢相強。但是吃杯水酒，再去不妨。枋得道：不瞞列位說。老夫慘遭世變，國破家亡，已是茹素多時了。岳忠對金奎道：我們終日酒肉，子蒙塵。山河破碎，不能補救。萬一論私事上面，先兄君禹在九江就義，亡弟君

澤、君恩、君錫都是同死國難。只有我覲然面目。偷生人世。所以食不甘味。麻衣茹素。少謝罪戾。至於列位。正當養足精神。代國家報大仇雪大恥。又豈可以我爲例呢。說罷飄然辭去。金奎等送至山下。握手而別。當下四人送過枋得。仍上山來。宗仁亦欲告別。金奎、岳忠、那裡肯放。一定留住。要把攘夷會章程議定。纔肯放行。宗仁道。此時小弟君命在身。實在不敢久留。等到過燕京。得了三宮着寶消息。復過命。再來商議。岳忠道。君命固重。但以國家大事與君命較。則君命爲輕。我等所議攘夷會。正是國家大事。縱耽閑幾天。有何妨礙。宗仁無奈。只得暫時住下。又取出盟約。請金奎存下。金奎初時不肯。宗仁再三推讓。並要將這盟主讓給金奎。岳忠道。盟約帶在身邊。本不方便。就存下何妨。盟主一層。依小弟愚見。一定是要衆位同盟公舉。宗天使也不能以一人私見。就讓了出來。不如盟主的名目。仍舊請宗天使承了一面。發信到各同盟處。知照本會基址。設在此處。以後有願入會的。都以此處爲歸宿。招接一切的事。就請金將軍擔任。

了。豈不是好。宗仁、金奎聽了。也同聲應允。大家又商量了一會。整頓山寨、操練兵馬的事。岳忠想起謝枋得之言。就挑選了十多名年紀少壯。粗知字義的兵丁。教育起來。金奎也選了二十名彪形大漢。教他們十八般武藝。宗仁、胡仇、又耽擱了一天。到了次日。一早起來。便要辭別。金奎不便強留。就在山下置酒送行。宗仁、胡仇。也不便推辭。一齊來到山下草亭之內。宗仁便不肯入席。只立飲三杯。就要上馬。因看見行酒的小廝。也都帶着刑具。宗仁更耐不住。問道。請教金將軍。這班人犯了何罪。却要他帶了刑具服役。金奎道。天使有所不知。這班都是我虜來的韃子。因爲他野心不死。恐怕他逃走了。所以加上刑具。然而自養着他。又不值得。因此叫他服役。宗仁道。這個似乎過於殘忍了。金奎道。天使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若不殘忍他。他却要殘忍我呢。兩位此次到燕京去。留心看那韃子待我們漢人。是怎樣待法。就知道了。宗仁此時不及多辯。同胡仇匆匆飲過三杯。大家說聲珍重。上馬向北而去。在路上曉行夜宿。自不必提。

日行至河北地方。這裡久已被元兵陷落。一切居民都改換了蒙古服式。蒙漢竟無可分別。只有蒙古人不問寒暑。頸上總繩着一條狐狸尾巴。因他們生長在沙漠寒冷之地。自小就用慣了這件東西。所以到了中國。雖在夏天。熱的汗流浹背。他仍不肯解下。中國人向來用不慣。所以雖然改了蒙古裝束。頸上却還沒有這一件毛茸茸的東西。這天宗胡二人。來到河北鎮上。天已將晚。遂尋一家客寓歇下。胡仇往外散步。偶然經過一條街上。看見圍了一叢人。不知在那裡看甚麼。胡仇走上一步。分開衆人。捱進去觀看。只見兩個蒙古人。按着一個漢人。在那裡攢毆。胡仇正欲向前問時。那兩個蒙古人已經放了手。兩個人各提了一隻牛蹄。揚長的去了。那個漢人在地下抓了起來。唧唧咕咕的低聲暗罵。胡仇把他打量一打量。這人却也生得身裁高大。氣象雄壯。只可憐已是打的遍體鱗傷了。只見他一面罵着。一面一拐一拐的向旁邊一家鋪子裡去了。此時圍着的人。也都散開了。胡仇走到他鋪裡。拱拱手道。借問老哥。爲何被

這兩個韃子亂打。却不還手。難道甘心順受的麼。那人聽說。把舌頭吐了一吐。道。你這個人。敢是蠻子。初到這裡來的麼。胡仇道。在下是中國人。不是甚麼蠻子。可是今日初到貴地。因見你老哥被人毆打。心有不平。所以借問一聲。又何必大驚小怪呢。那人聽說。站起來道。客官既是初到此地。請裡邊坐罷。胡仇也不謙讓。就跟他到裡間去。那人先問了胡仇姓名。然後自陳道。我姓周。沒有名字。排行第三。因此人家都叫我周老三。又因為我開了這牛肉鋪子。又叫我做牛肉老三。胡客官。你初到此地。不知此地的禁令。是以在下好意。特地招呼你一聲。你方纔在外邊說甚麼韃子。這兩個字是提也提不得的。叫他們聽見了。要拿去敲牙齒拔舌根呢。胡仇道。我不問這些。只問你爲甚麼被他們亂打。我來得遲。並沒有看見你們起先的事。但是我看你光景。好像沒有還過手。這是甚麼意思。周老三吐舌道。還手麼。你還不知這條律例。此地新定的條例。天朝人打死漢人。照例不抵命。漢人打死天朝人。就要凌遲處死。天朝人打漢人。是無

罪的。漢人打了天朝人。就要充到這麼烏魯木齊、烏里雅蘇臺去當苦工。你道誰還敢動手打他呢。胡仇滿腹不平。問道。難道你們就甘心忍受他麼。周老三道。就不不甘心。也要忍受。忍受了。或者還可以望他們施點恩惠呢。胡仇道。這又奇了。眼見你被他打了。還有甚麼恩惠。難道你方纔是自家請他打的麼。周老三道。天下也沒有肯請別人打自家的道理。因爲這兩位兵官。到我小店裡買一斤牛肉。我因爲刀子不便。胡仇道。怎麼你開了牛肉舖子。不備刀子的麼。周老三道。你真是不懂事。這裡的規矩。十家人共用一把刀子。倘有私置刀子的。就要抄家的呢。這一把刀子。十家人。每天輪着掌管。今天恰不在我家裡。所以要等往今天掌管的家裡去取來。方能割剖。那兩位兵官等不得。只給了我五十文錢。就要拿了一隻牛蹄去。我不合和他爭論。他就動了怒。拉我到外面去打了一頓。倒把牛蹄拿了兩隻去。五十文也不會給得一文。胡仇道。這明明是白晝橫行搶劫。還望他施甚麼恩惠呢。周老三道。我今天受了打。並沒有還手。

他明天或者想得起來。還我五十文。也未可定。這不是恩惠麼。胡仇聽得一肚子氣。却因為要打聽他一切細情。只得按捺着無明火。又問道。他的規矩。雖然限定十家同用一把刀。你們却很不便當。不會各人自家私置一二把麼。周老三道。這個那裡使得。這裡行的是十家聯保法。有一家置了私刀時。那几家便要出首。倘不出首時。被官府查出了。十家連坐。你道誰還敢置私刀麼。胡仇道。我只藏在家裡。不拿出去。誰還知道。周老三道。到了晚上。官府要出來挨家搜查呢。搜查起來。翻箱倒匣。沒有一處不查到。那裡藏得過來。胡仇聽了。暗暗記在心上。却又問道。這鎮上有多少人家。他那裡夜夜可以查得遍。周老三道。他不一定要查遍。今天查這幾家。明天查那幾家。有時一家連查幾夜。有時幾夜不查一次。摠叫你估量不定。胡仇道。你們也一樣是個人。一樣有志氣的。怎麼就甘心去受那驕餓子的刻薄。周老三連連搖手道。客官禁聲。這兩個字是提不得的。叫巡查的聽見了。還了得麼。這裡安撫使衙門。出了告示。要稱他們做